



[美] 布莱德·迈尔泽 著
Brad Meltzer

美国总统的 危险书

THE DANGEROUS BOOK
FOR PRESIDENT

美国总统的 危险书

[美] 布莱德·迈尔泽 著

Brad Meltzer

THE DANGEROUS BOOK
FOR PRESIDENT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The book of fate

Copyright © 2006 by Forty-four Steps, Inc.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nner Books, New York, New York, US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8 by Chong 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07)第6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总统的危险书/[美]布莱德·迈尔泽著;曾鹏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366-9538-2

I.美… II.①布…②曾…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33756号

美国总统的危险书

MEIGUOZONGTONG DE WEIXIANSHU

[美]布莱德·迈尔泽 著

曾鹏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王勇

封面设计:棱角视觉印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2 字数:402千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1

六分钟过后，我们中的一个人将会死掉。这早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只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一刻来得这么快。

“罗恩，停下来！”我大喊着，在这个穿蓝色海军制服的中年男人身后穷追不舍。燥热的佛罗里达让我跑得浑身是汗。

前面是停机坪，右边停着空军一号，左边是十八辆排列得不是很规整的护卫车。罗恩·鲍耶根本就没有理睬我，而是直接冲上了停机坪。作为副参谋长，他总是这么风风火火的。老实说，任何给世界的权力中心工作的人都会这样。我可不是夸大其词，我们的老板是三军总司令，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而当他有什么需要时，我的任务就是去满足他。现在总统林兰德这头狮子想做的就是让鲍耶闭上他的嘴。不过有时候，有些总统交代的任务就连我都完不成。

趁着他向两旁正在准备上车的记者招手时，我加快了脚步。这时鲍耶已经一溜烟似的穿过了满载特工的雪佛兰越野车和载着总统备用血浆的救护车。在今天早些时候，鲍耶本应该坐在空军一号上跟总统来一次十五分钟的谈话，可是由于我的日程安排出了问题，现在留给他的只有下午一个三分左右的简报时间了。说他现在生气了就像说大萧条是办公室里糟糕的一天一样轻描淡写，他简直是气疯了。

“罗恩！”我又叫了他一声，同时把手搭到他的肩膀上试着道歉：“等一下，我想说——”

他用力地扭了一下身子，甩开了我的手。罗恩有一头灰发，橄榄色的皮肤，棕色的眼睛和炯炯有神的蓝色瞳孔，虽然身材单薄，还有一个尖鼻子，但厚厚的胡子弥补了这两点不足。他身体前倾，猫一样的眼睛怒视着我：“今后不是在公共场合，请你别碰我。”他的警告随着口水溅了我一脸。

我咬着牙，拿手背擦掉了这愤怒的口水。虽然日程没安排好是我的责任，但也不至于……

“韦思，到底有什么见鬼的事这么重要？这是不是说，以后我们就是和

总统吃个午饭，也要提前一小时跟您点菜啊？”他穷追不舍，嗓门之大以至于一些特勤处的特工把脸转到了这边来。

换成别的年轻的毛头小子，这时候肯定会上来大吵一场，但我保持了我应有的风度。我要让这台政治机器良好地运转下去，作为总统的贴身、助理、跟班的，这就是我职责。

“总统的专车已经准备好了，”我心中已经毫无歉意了，假如我想让鲍耶安静下来，假如我不想让这一幕上报纸，我现在就需要赌一下。“要是……要是我让你插个队，现在去见总统怎么样？”

这时鲍耶正在扣他的上衣扣子，听到我的话他的身子微微一震：“我以为你……算了，真好，这样再好不过了。”他甚至朝我微笑了一下，问题解决了。

他觉得这事到这儿就算完了，我可不这么看。当鲍耶得意扬扬地朝专车走去时，我在心里记下了这一笔账。自大的蠢货，看回去的时候我不让他和记者挤一辆车！

在政治方面，我可不只是熟悉，我完全是个行家里手。这倒不是我自负，而是公认的事实。要是不适合这份工作，你连去面试的机会都不会有。每个白宫的青年政客都拼命地想获得这个职位来接近自由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在这里，我的前任爬到了白宫新闻处副手的位置，而他的前任在离开白宫后去了IBM管理四千多人。七个月前，尽管我缺乏背景，总统还是选择了我。既然能击败一个参议员的儿子和一堆罗德岛的学者胜出，我也一样能摆平这位愤怒的高级官员。

“韦恩，我们走！”特勤处的行动组长喊起来，挥手让我们上车。随后他自己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在那儿他能保证自己看清一切事情的进展。

把我的皮肩包拿到身前，我带着鲍耶钻进了防弹轿车的后排。总统正像往常一样，穿着黑风衣牛仔裤坐在里面。我估计鲍耶马上会谈起他的问题，但当他坐到总统对面后，很奇怪的一言不发，只是弓着背、头靠在座位上。坐下时他的制服张开了，但他急忙用手按在心口处，把扣子扣好。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掩盖什么，也没想到刚刚允许他到车里来意味着什么。

我跟着他一起上车，坐到了背对着司机的座位上，前面是那三个折叠椅。出于安全考虑，总统总是坐在右边，鲍耶坐在左边，第一夫人在中间。

总统对面的备用椅上坐的是今天特别的客人，退役职业赛车手，四次温斯顿杯冠军，马克·加利诺夫。不过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离大选只有四个月了，我们在民意测验中最多也就领先三个百分点。当选民如此摇摆不定时，傻子才会不准备几件秘密武器就冲上角斗场。

赛车冠军突然问：“这部防弹车能跑多快呀？”很显然，他对这部凯迪

拉克一号高雅的内部装饰羡慕至极。

“风驰电掣。”第一夫人曼宁抬了一下眼睛。

鲍耶向前蹭了一下，打开了一份马尼拉纸的文件夹：“总统先生，我们能不能……”

“对不起先生，我们已经尽力了。”参谋长华伦·奥尔布赖特突然手拿一张打开的报纸闯了进来，他直接坐到了面对第一夫人的中间位置上，这个重要的位置直接跟总统呈对角线。即使是在足有六个位置的圈子中，这一举动也足以惹人注目，特别是对仍然对着总统、不肯放弃机会的鲍耶来说。

总统浏览了一下报纸，然后开始认真地研究起他和奥尔布赖特每天分享的填字游戏来。这个活动是他们从竞选第一天就开始的一项传统——这也是奥尔布赖特总是能占据那个斜对着总统、令人垂涎的位置的原因。奥尔布赖特首先开始猜字谜，在他把能想到的都填上去后，他就会把报纸交给总统，由总统来完成收尾工作。

“第十五行错了”，当我把公文包放到膝盖上放松一下的时候，总统指出了一个错误“Stifle”。

通常曼宁发现这一类失误的时候，奥尔布赖特都会有些不爽。今天，当他瞥见角落里的鲍耶时，他似乎更有了发作的理由。

“一切正常？”我扫了一眼问。

奥尔布赖特还没来得及说话，司机突然加大了油门，我的身体被猛地向前推去。

三分半钟后，第一次枪击即将发生。我们中的两个人将会倒在地上，而其中的一个将不可能再站起来。

“总统先生，我能否占用您一点儿时间？”鲍耶插话进来，口气更坚决了。

“罗恩，干吗不好好享受一会儿旅行呢？”第一夫人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道。她棕色的短发快速地上下摆动，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我们的车窗撞上了一块飞起的草皮。除了甜美的声音，我还注意到她那叶绿色的眼睛中散发的光芒。她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也常常这样注视着她的学生。作为一位曾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化学教授，第一夫人被锻炼得坚忍不拔，当她想要什么时，她就会通过不懈努力直到达到目的。

“夫人，这件事情只不过耽误一点儿时间——”

她的眉头紧锁，两片眉毛似乎都凑到了一起。“罗恩，放松一下。”

大多数人到这种时候都会见好就收。鲍耶有些窘迫，但仍然试图将文件直接交给曼宁。他和总统在他们二十多岁一起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就认识了，作为一个职业银行家，同时也是古老魔术的搜集者，他后来管理着曼宁所有

的开支，对他而言，这本身也像是一个魔术。他是目前这些工作人员里唯一参加过曼宁婚礼的人。当媒体发现他的父亲是一个卑劣的诈骗犯，曾两次因为保险欺诈被起诉的时候，和曼宁的友情成了他的保护伞。他也运用这种资格来尝试在总统专车里挑战第一夫人的权威。但即使是最老的资历，在此也不起作用了。

只有经验丰富的人才能看出曼宁轻微地摇了摇头。第一夫人是第一位的，鲍耶还排不上号。

鲍耶合上了文件夹，一屁股坐回自己的位子，同时还不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把账都算到我头上来了。

当我们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曼宁看着绿色的防弹玻璃，打破了沉默：“你们知道肯尼迪在被刺杀前的三个小时说过什么吗？”他问道，接着用他最擅长的马萨诸塞州口音做出了回答：“昨天晚上糟糕得足以杀死一名总统。”

“李——”第一夫人笑骂了一句，“看看我每天都要面对些什么？”她对着加利诺夫自嘲说。

总统握紧了她的手，把头转到我这边问：“韦思，我送给加利诺夫先生的礼物在吗？”

我把手伸进了公文包里摸索着，包里面的东西从来不会让我把目光从曼宁脸上挪开。他冲我点了点头，轻挠了一下自己的手腕。别把领带夹给他……要找到那件“大东西”。

我做他的助手七个月了。只要我这里一切正常，我们就需要谈话沟通。“我们就好像生活在坟墓里。”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放声大笑了。三分钟后，第三发子弹将击穿我的下颚，破坏许多的神经，以至于我再也没有办法充分使用我的嘴了。

就是这个，总统冲我点了点头。

我从公文包（里面放着总统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里拿出了一条为总统特制的链扣，把它交在加利诺夫手里，他正尽情享受坐在这个并不舒服的好位置上的每一秒。

“这可是真的，”总统对他说，“可别把它放到e-bay上去拍卖了”。

这是他每次送出一份小礼物时都要说的陈腔老调了，但我们仍然开怀大笑，即使是正挠着下巴的鲍耶也不例外。没有什么比跟美国总统一起分享一个私人笑话更好的事了，尤其是在七月的佛罗里达、传奇的百事四百纳斯卡全国汽车大赛上，这简直是世界上最令人飘飘然的事情。

加利诺夫还没有来得及表示感谢，车就已经停下来了。在我们的左侧，两辆闪着红灯、发出警笛声的护卫车像蛙跳一样从车队尾部开到了前面。这时的情景有点像个葬礼。

“别告诉我他们把路封死了。”第一夫人说。她总是很痛恨因为车队的出行而进行的交通管制，这往往会有一些因此而感到愤怒的人把选票投给别的候选人。

车慢慢地向前挪了几步。“总统先生，我们就要进入场地了。”执行官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报告。在外面，混凝土跑道被一队队的赛车占满了。

“等等……我们要到跑道上吗？”加利诺夫突然很激动。他更换着位置，想要试着看看外面的情况。

总统微笑了一下，“你以为咱们就是过去随便找两个位子一坐？”

车轮撞上减速带而弹起的声音听上去就像碾过了一个松动的井盖。鲍耶又在频繁地挠他的下巴。车外，男中音般的隆隆声回荡在空气中。

“那个雷声是？”鲍耶抬头看了看晴朗的天空。

“不，不是雷声，”总统回答道，“是喝彩声。”他用手指向了体育场内。那里，二十万人组成了汹涌的人潮，他们举着横幅和旗帜，挥舞着手臂，摩肩接踵。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广播员通过扩音器大声吼道。

在专车驶入跑道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右侧，也就是我们这里看过来。这跑道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最漂亮的跑道。

“跑道不错啊。”总统斜靠在专门为他设计的长毛绒皮座上，对加利诺夫说。

下面要进行的就是一场盛大的人场仪式。假如我们不重视这个仪式，那么体育场里的二十万多观众，再加上上千万在家里观看直播的观众，以及七千五百万纳斯达克球迷们就会在超市里告诉他们的朋友、邻居、亲戚甚至陌生人，我们跑去干了一件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总统车队带到这里的原因。我们根本用不上十八辆护卫车，戴托纳空军基地的跑道紧挨着赛道，一路畅通无阻，但问题是，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你什么时候见过总统的护卫车队跑到了赛车场上来？典型的美国式疯狂。

我并不在意对手在民意测验中有多接近我们，只要能够保持领先，就足以保证我们安安稳稳地参加总统连任典礼。

我旁边的鲍耶倒不是很激动，他用手托着下巴，又开始观察起总统来。

“我们要像超级巨星一样出场，是吗？呵呵。”当我们快到达终点时，加利诺夫看着欢迎我们的队伍问。一群纳斯达克赛车手穿着他们五颜六色、写满了广告的连体比赛服站在那里。但加利诺夫未经训练的眼睛没有注意到，还有一群站得笔直的“工作人员”，背着布包或者皮包，他们都带着墨镜，其中的一个正对着自己的手腕喃喃自语，显然这都是特勤处的人。

像其他第一次坐上总统专车的人一样，加利诺夫不断地摸着车窗。我在车子靠近停车位时对他说道：“加利诺夫先生，你第一个下车。”在外面，赛车手们已经在总统车位的对面站好，而六十秒钟后，他们就将四处逃命。

加利诺夫向我这边挪了挪，外面所有的车手都聚在这一侧。

我向前微微斜了一下身体，挡住了他，示意他从总统那一边下车。“从那儿下。”我说。

“可是他们不都是在那边吗？”加利诺夫抗议说。

“听这个孩子的吧。”总统说道，用手指向了身边的车门。

几年前，当克林顿总统来到纳斯卡拉力赛时，等待他的是一些观众嘲笑的口哨。而当2004年布什总统载着传奇车手比尔·艾里奥特到来，而且艾里奥特首先走下车时，全场的观众沸腾了。即使是总统，有时也需要借一下这股东风。

“滴”、“嗒”，执行官按下了门边的安全锁，这样防弹车就可以从车外打开了。几秒钟后，门“啪”地一声打开了。车外的强光和佛罗里达的热浪一下子涌进了车内，紧接着，加利诺夫那穿着手工制牛皮靴的脚也踏到了地上。

“现在让我们欢迎四届温斯顿杯获得者——麦克·加利诺夫！”主持人在体育馆里大喊着。

长长的人群欢呼着。

“千万别忘了，”总统在他的客人走下车面对二十万观众的欢呼时对他小声道，“我们来这里要看的是谁。”

主持人继续喊道：“现在是我们今天比赛的指挥官，佛罗里达自己的总统——李——曼——宁！”

在加利诺夫后面，总统跳下了车。他的右手挥动着，左手骄傲地拍着车子挡风玻璃上的纳斯卡标志。他停顿了一会儿等待第一夫人出来。像平时一样，你可以读出看台上每一个人的嘴型：“他在那儿，他在那儿……”然后，当人群反应过来时，他们的闪光灯就开始工作了。“总统先生在那儿！总统先生……”他大概只向前迈了三步，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奥尔布赖特，然后是鲍耶。

我是最后下的车。阳光刺得我不得不眯起眼睛，但我仍然抬头向上看去，看台上二十万欢呼的人群让我有些如痴如醉。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两年，我就幸运地体验到了这种即使是摇滚歌手也不一定能经历的场面。

在抬起手、做出同大家握手的表示后，加利诺夫迅速地被赛车手们包围了，人们拥抱与拍肩膀的动作几乎让他窒息。人群的最前面站着纳斯卡的首席执行官和他高得出奇的夫人，他们站在那里等待第一夫人。

走近这些赛车手时，总统不禁面露微笑，三秒钟后，他就会被包围。一

个身穿黑色防风夹克，身上印着百事、m&m 巧克力、得伟电工、孤星牛扒餐厅的商标，表情就像他将要赢得世界系列赛、超级碗杯和……

“砰”、“砰”、“砰”。

这就是我当时听到的声音，三声很微弱的响声，有些像一个鞭炮，或者是汽车回火的声音。

“枪击！枪击！”执行官大喊道。

在第一次尖叫回响在空气中时，我的脸上还挂着微笑；而赛车手们已经开始四散奔逃——没命地跑的、摔倒的、惊恐的人群混成一片模糊的颜色。

“主将力量赐予先知……”一个黑色蓬松头发的男人，在人流的中心用低沉的声音吟唱着。他那双巧克力色的眼睛几乎凑到了一块儿，球状的鼻子和拱起的细眉让他显得异常激动。出于某种原因，他让我想起了丹尼·凯瑟林。他穿着赛车手的黑色比赛服，双手持枪半跪在那里。

“他好像一只大黄蜂。”我对自己说。

我呆呆地盯着那个人，声音消失了，时间变慢了，世界仿佛变成了一部黑白色的、我自己也置身其中的新闻片。这种感觉很像我第一次见到总统时的情景，那次同总统一个简单的握手就让我感觉似乎过了一个小时。有人把这叫做时间静止。

我仍然盯着那个大黄蜂。我有些困惑，是他向前走了几步，还是人群又退回来了？

“卧倒！”执行官在那里大喊。

我顺着声音看去，那只手在向一个穿着海军制服、脸朝下趴在地上的男人挥动着。噢，不，是鲍耶。他的前额贴在地面上，脸痛苦地扭曲着。他的手托着下颌，我看到血开始从他身下涌出了。

“卧倒！”

我的眼睛转到了另一边，开始寻找总统。我发在他正处在—群伪装成赛车手的特工中间。狂乱的特工们飞快地移动着，紧贴着曼宁的特工几乎使他动弹不得。

“快带他离开！”一个特工喊道。

用身体护住总统的纳斯卡执行官夫人尖叫着。

“你压坏她了！”曼宁叫着，晃动着肩膀试图帮她站起来，“让她离开！”

特工们并不理睬。他们涌向总统，不断在正面和左侧与人群发生碰撞。在力量上，特工们占据优势。就像被砍倒的一棵树一样，人群向一侧倒了下去。总统仍在尝试把执行官的夫人救出去。一个汽车大灯爆了，我记得这时候闪光灯不见了。

“于是人民可以检验他们的忠诚……”那个持枪的男人被扑上来的特工

捂住了脖子、手，还有他背后的头发。就像慢动作一样，他的头部似乎又恢复了自由，然后是他的身体。又有两声枪响划过了空气。

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叮了一下我脖子右边。

“……并通过邪恶检验善良。”那个人狂叫着，手臂像基督一样挥舞。一群特工把他扑倒在地，紧接着密不透风地把他围了起来。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从自己背包里取出的微型半自动乌兹冲锋枪。

我朝脸上拍了一下，试着把叮我的小东西拍死。前面几英尺的地方，环绕着总统的人群中不断有人被挤倒在沥青路面上。远处，两个特工拽住了第一夫人不让她靠近。其他人则不断地推、撞、从别人身上踩过去，来靠近总统，保护他。

我看到鲍耶身下的那一摊血越来越大了。他的脸色像牛奶一样白得透明。他要呕吐了。

在总统身边，我们的执行官和另一个穿西装的特工抓着曼宁的胳膊，架着他向我这边走来。总统的脸色苍白，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他的西装上并没有血迹。

特工们正快速向防弹车聚来，在他们后面，紧跟着夹着第一夫人腋窝的几个特工。我正挡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我努力想横跨一步躲开他们，但执行官的肩膀已经重重地撞上了我。

我向后退了下去，撞在防弹车上。我的后背正好撞在右前侧的轮胎上。这一瞬间，我像是在身体之外看到了自己的慢动作一样：我在尽量保持平衡……我的手拍在了汽车的发动机盖上，发出啪啪的声音……有些反常，我可以很清晰地听到吱嘎声。整个世界还是黑白的，除了我的手印，红色的。

我困惑的把手放回脸颊摸了摸，血在我的皮肤上流淌着，伴着疼痛，湿润冰冷。

“走，快开车！”有人喊道。

车轮转动了，汽车开动了，但我被扔在了这里，他们就像忘记了柜子上面的一听苏打水一样忘记了我。我向后退去，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吱嘎声又一次钻入我的耳朵，但事实上，我真正能感觉到的只有鲜血在我脸颊上“滴答”涌出的声音。

我低下头，想看看我的手掌，结果发现我的脸颊和右半边肩膀都被什么浸泡了，不是水，颜色更深，更重……深红色，天啊，这是我的……

一盏闪光灯亮了，我看到的不再只是我身上红色的血，现在有蓝色——我的领带，黄色——路面的条纹。又一盏闪光灯亮了一下，各种颜色像刀子一样刺伤了我的眼睛：银色，棕色，绿色的赛车，大看台上红白蓝色的旗帜。一个穿着黄绿相间迈阿密海豚T恤衫的白人男孩，正在大看台第三排尖

叫……还有红色，深红色覆盖了我的手臂，脸颊。

我又摸了一下脸，我的手指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刮了一下，金属？还是骨头？我的胃不停地翻涌着，一阵一阵的恶心。我轻轻摸了摸自己的脸，它不会动了，我的脸怎么了……

闪光灯又亮了，我的眼前一片白色，世界仿佛在旋转，这一瞬间，时间好像达到了光速一样，变得模糊不清。

“我感觉不到心跳了！”一个低低的声音在不远处呻吟着。在我前方，两名特工正将鲍耶抬上担架，送往车队里的急救车。他的右手垂了下去，鲜血顺着手掌淌了下来。我想起今天出发前的那个片断，假如不是我，也许他不会出现在这里……

“他在反抗，抓住他！”在我左边不远，一群特工喊着，向那个枪手冲去。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可是眼前的一切，突然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大看台上的横幅卷在一起，看起来像个万花筒。我跌倒在路面上，我的手掌依然按在脸颊滑滑的骨头上。

“有人吗？”

声音很好听，但就是没法变得更响一些。声音越来越柔和了，逐渐消失在了空气中。鲍耶的急救车开走了，他们把我扔在了这儿……

“为什么……”

一个女人大声尖叫着，她的号叫声穿透了整个人群。我抬头看着佛罗里达晴朗的天空：烟花，应该有烟花的，要不然奥尔布赖特会生气的……

我的声音变成了轻轻的口哨声，我试着抬起头，却做不到。最后的闪光一亮，全世界都成了白色。

“为……为什么没人来帮帮我？”

那一天，因为我，鲍耶死了。

八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命中。

2

八年后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有一些伤口是永远也无法愈合的。

“女生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美国前总统，林兰德·曼宁先生！”我们的主人，马来西亚副总理大声地向大家宣布。听到那个单词时，我感到很不舒服，永远别说他曾经是总统，别说他是前总统。

副总理把他的话又用中文普通话、广东话和马来语翻译了一遍。每次我唯一听得懂的单词就是林兰德·曼宁……林兰德·曼宁……从曼宁伸着耳朵却假装向后瞥的动作看，显然他唯一听得懂的单词就是前总统。

“该你上场了，先生。”我把一个装着演讲稿的小盒子递给他。我发着高烧，体温是华氏 101 度，在飞往吉隆坡十一个小时的旅途中我一分钟也没睡着。还得感谢时差，让我觉得现在好像是凌晨三点。而这些绝不会成为曼宁的苦恼，总统这份工作天生就是一个连轴转的机器，尽管这对总统的助手并不适用。“祝您好运。”我拉开了紫红色的幕布，他从舞台的右侧走了上去。

听众们纷纷起立，热烈地鼓掌。曼宁也不失时机地挥动着装着演讲稿的盒子，就好像里面放着核武器的按钮似的。说实话，我们还真拥有过这东西。有一个寸步不离总统的武官，手握着放置那个密码的公文包，也就是所谓的“足球”。

这几年来，我们丧失了那个拥有武官、足球、总统车队和有上千雇员在传真机边工作的世界。这几天里，除了少数特勤处的特工外，站在这里的只有我和总统，总统和我。

暗杀发生的四个月后，曼宁输掉了他的总统连任，我们也被从白宫扫地出门。这件事简直糟糕透顶，我们的一切都被夺走了：工作、生活、引以为荣的资本……但是疑问，只有疑问总是挥之不去。

国会在暗杀之后展开了调查。其中的一些吹毛求疵者恨不得挖出这次赛车旅行的每一个安全漏洞。从特勤处奥兰多分部的负责人在总统到来的两天前因

为酒后驾车被停职，到枪手如何不可思议地持枪进入赛场，再到总统的专门医生偶然在救护车里准备了血型不符的错误血浆。这些失误其实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它们真实存在着。

在里根总统 1981 年被约翰·欣克利枪击后，他的民意支持率直线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三，达到了他八年总统生涯中的最高点。在赛车场的枪击发生后，曼宁的民意支持率也不可阻挡的上升了三十二个百分点。而唯一出了问题的，就是那张倒霉的照片。

照片是每一个历史事件的见证。即使是在混乱中，摄影师也会尝试按下快门记录下每一刻。一些照片，例如肯尼迪被刺杀的瞬间，记录了那个不可饶恕的罪恶。其他的，比如里根被枪击的瞬间，表明了每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反应时间是多么短暂。照片是政治家们唯一无法编造的东西。他们可以巧妙地处理他们的政绩，他们的选票，甚至他们的个人背景，但照片……你很难对着一张照片撒谎。

所以当我们听到那张照片——一张简洁的图像：总统站在执行官夫人身后呼喊，他的手正搭在她的肩膀上。他似乎是被特工们向后拽着，最让人感动的是，总统正试图将执行官夫人推出正在碾压一切的危险人群——出现了问题时，我们以为等待我们的会是同里根一样的民意支持率。你可以把这张照片叫做：美国之狮在怒吼。

但不久之后，当我们，还有整个美国看到这张照片时，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了。他们没有看见曼宁将执行官夫人推向前方，而是看见总统把她拉了回来，挡在了他身前，畏缩着把她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我们让执行官夫人出面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但已经太迟了。在大大小小的报纸登出五百个头条后，“懦弱的狮子”诞生了。

“吼叫。”曼宁站到演讲台上时，对身上的麦克风轻声耳语，他的脸上露出了不自然的微笑。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快要离开人世前，他盯着他的儿子和医生说：“扶我起来。”他们搀扶他坐了起来，“用点儿劲。”他抱怨道，“再高点儿”。于是他们把他扶得更高。他知道那一刻就要到来了，几分钟后，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所有的总统都希望自己的外表看起来更坚强，曼宁也不例外。

他又提起了“吼叫”这个词，不过这一次更加柔和了。他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才能面对这件事，开开玩笑。现在，这个词总是很容易获得笑声和掌声，所以他总是将它用在付费演讲的开场白上。

开玩笑是明智的，公众也希望你这样做——如果你自己都无法走出这个阴影，那么公众也无法淡忘这件事。但是，就像我在上班的第一周学会的：总统笑并不意味着他开心。曼宁在那天的赛道上失去了比总统任期更多的东

西，他同时也失去了他的好朋友。当枪声响起的时候，总统、我、奥尔布赖特和所有的人都趴在了地上，而鲍耶是唯一一个没有退缩的人。

我仍然能回想起他脸朝下躺在那里，身下涌出一大摊鲜血的情景。我能听见救护车门“砰”地像银行金库大门一样关闭，警报声像是逐渐消失在了黑洞中。还有，在他的葬礼上，他那啜泣着坚持念完悼词的小女儿。这是记忆中伤口最深的地方，不仅是因为她颤抖得说不出话来，那个刚上高中的小女孩，有着跟他父亲一样的口音，当我闭上眼睛时，这好像是鲍耶的鬼魂在我耳边讲述他自己的回忆。即使是那些总是拿他曾经被捕的父亲说事儿、把他称为“政府中的道德污点”的批评家们，也在此时此刻闭上了嘴巴。事实上，他们已经伤害他够多的了。

葬礼是电视直播的，这一度让我很感激。当然，由于外科手术和脸上的伤口，我不能够去现场，而是在医院病房观看了这一切。这种感觉很不好，甚至比站在现场还不好，特别是当你躺在床上，看总统站在那里作最后致词时。

曼宁总是能记得做开场白时的守则：最好是先同观众进行一下眼神交流。但在葬礼那天，一切都与众不同。

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演讲台上，总统挺起肩膀，有意提高声音表现他的坚强。他看着教堂后部的记者，看着来送葬的人们，看着他的部下、鲍耶的妻子和他放声大哭的女儿。

“加油，老板。”我在医院的病房里轻轻地说。

“懦弱的狮子”那张照片这时正在被各大报纸转载着，我们都知道这将宣判他总统连任的死刑。但在这一刻，他只关注一件事，那就是他朋友的葬礼。

“坚持住。”我在心中祈祷着。

曼宁抿了一下嘴唇，他灰色的眼睛半闭着。我知道他想起了开场白守则，所有的开场白守则。

“你能做到的。”我祈祷着。

接着，曼宁低下头，开始了演讲。

听众席上鸦雀无声。尽管没人报道过这一幕，但我知道，所有的白宫职员都知道。我能看到他们在这一刻靠得更紧密了，只是电视转播这时把镜头转向了人群。

在那一天，仿佛一切还不够糟似的，那个杀害了鲍耶的人——尼古拉斯·哈德良（尼科）又往我们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他宣称尽管他朝总统开了好几枪，但他并不是真的想击中总统，而仅仅是想给“以地狱里撒旦和魔鬼的名义试图控制白宫的这群邪恶的异教徒们”一个警告。不久之后，尼古拉斯由于被鉴定为精神错乱，被判由华盛顿地区的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进行监护，他现在还住在那里。

最终，鲍耶的死成了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那一刻这甚至比白宫还重要。共同的悲剧让大家团结得更紧密了。当然，我是在医院，用没有缠纱布的那只眼睛看到了这一切。

“他很幽默。”五十多岁，脸上长着一些粉刺的马来西亚副总理说。他突然加入到我和一名特工米凯在后台的谈话中，显得有些奇怪。他看了看米凯和我，又转身开始观察总统的侧面。

“你为他工作很久了？”副总理站在我面前，问道。

“大概快九年了。”我轻描淡写地回答。做这么长时间的助手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但别人不会明白我经历过什么，我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我不在意我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假如不是我，鲍耶那天根本不会出现在车里，而假如他不在车里……我闭上眼睛，开始想象在湖边露营的美好日子。但就像我的治疗师对我说的那样，这种办法只能暂时起作用，就像我在医院学到的，真相永远不会改变。

八年前，当鲍耶冲我大吼时，我知道他和总统在两分钟车程里不可能有任何交流。但是为了避开这头疼的事，我没有选择跟他大吵一架或者改变行程安排，而是扔给了他一根我知道他一定会去追的骨头。我还可耻地为自己的小聪明扬扬得意，我只不过是拿总统当了我的挡箭牌。这个决定要了鲍耶的命，毁了我的生活。

不多的好消息总是来自曼宁那里。那些白宫的前职员纷纷离去，等待他们的是大把的工作邀请，而我，却不得不面临着失业。仁慈的曼宁又邀请我回到了他身边。就像我说过的，人总是很难琢磨。虽然我离开了白宫，但是这里仍然有一个一生难得的机会等待着我。

“对了，韦思，”米凯突然问，“你确定他们为总统的茶准备蜂蜜了吗？你知道这对他的嗓子很重要。”

“都准备好了。”我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在灯光的照射和我体内高温的反复折磨下，我几乎要失去知觉；但是我必须挺住，总统需要我。“演讲结束时，这东西就应该送到车里了。”为了慎重起见，我拿起卫星电话，输入了外面特勤处司机的号码：“史蒂夫，我是韦思。蜂蜜在你那里呢，是吗？”

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你在开玩笑是吗？”

“到底在不在你那里？”我的语气十分严肃。

“在，韦思，所有重要的蜂蜜都到了，我现在正在保卫它们。但我听到隔壁的大黄蜂好像开了一枪。”他停了一下，希望我能配合他的玩笑。

我在那里一言不发。

“还有什么问题吗，韦思？”他有些尴尬地问。

“没了……暂时没有。”

我闭上眼睛也能想象出他转动眼珠的样子。我不是个白痴，我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但他们不是那个一听见救护车汽笛，眼前就会出现鲍耶和他身下那一摊血的人。曼宁失去了总统连任和一个好朋友，而我则丧失了一部分自我。这件事对我来说，不亚于一个高空杂技演员在表演后跃时发生意外摔了下去。即使你治愈了骨折，一切如初，可以像从前那样随意摇摆，甚至他们也允许了你回到演出中，但你要想重新飞得那么高，还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但我仍然命令他们叫我总统先生。”曼宁仍然在台上开着玩笑。

听众席上又爆发出一阵笑声。在那里坐着七百名腾科洛保险公司（马来西亚第四十三大公司）的高级职员。他们为一个五十七分钟的演讲，再加上一个简短的访问花费了四十万美元和私人飞机的旅行费用。就如一个新闻记者曾经对我说过的：离任的总统就像一个刚成立的辛迪加组织一样，看得见的利润很小，但潜在的利润很高。

“他们喜欢他。”副总理对我说。

“他上台前排练过几次。”我回答说。

他的眼睛继续盯着总统的侧影，并没有理会我的笑话。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伸出一根手指面对观众的曼宁，就像是在战斗一样。聚光灯给他笼罩上了一层天使般的光辉，掩盖了他身上多余的十五磅赘肉，使他的脸庞看起来更加柔和。假如我不是还保持着清醒，我会认为我又回到了白宫，正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外通过窥视孔看着他，就像他到医院看我时一样。

我当时仅仅在他身边工作了六个月。当我们输掉选举后，大批的工作人员、没完没了的电话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时候曼宁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可以把我踢开，他知道我做过什么，为什么那天鲍耶会出现在车上。但他没有，他选择了让我回到他身边，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忠诚”。这个词仍然留在我心中，即使不是在白宫，而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保险会议上。

一种想打呵欠的冲动刺激着我的喉咙，我咬着牙，试图把它咽下去。

“不耐烦了？”副总理显然有些不高兴了。

“不……不。”我明白外交的基本礼仪：“只是时差的问题……我们刚下飞机，还在调整……”在我解释完之前，他就打断了我的话。

“你应该……”

看着我的脸，他停顿了一下。时间很短，仅仅是瞥了一眼。

出于本能反应，我试图笑一下。有些习惯你永远也没办法忘记。我左边的嘴唇上翘，而右半边脸则没有任何反应。整张脸显得有些死气沉沉。

那天鲍耶倒在了跑道上，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中弹的人。